

## 〈苦痛與知識〉\*

(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p.267-268)

### 1、解除苦痛與知識的前進

#### 1-1、厭苦求樂的要求

厭苦求樂，是生物的特徵，是文明進展的動力。

人類不斷地發出解除苦痛的要求，就不斷推動知識的前進。

#### 1-2、知識愈發達，苦痛愈增加

不過，世間的現象太矛盾了，推進知識來解除痛苦，結果因知識的發達而加深了苦痛。

拿戰事來說：半開化的時代，不過是，「血流漂杵」<sup>1</sup>，「滅此朝食」<sup>2</sup>。

現在的戰事，卻走上了全體性的戰爭，動員一切的人力物力，用之於苦痛的戰爭。

知識愈發達，苦痛愈增加，文明的世界與苦痛的人間攜手合作。

### 2、世間解除苦痛的方法——發展知識或絕聖棄智

有人主張發展知識，組織群眾來解除苦痛。物質的苦痛，或許獲得部分的解除，內心的隱痛，試問如何解放！

有人走上了極端，主張絕聖棄智。不但違反了現實，即使做到塊然<sup>3</sup>無知的狀態，<sup>4</sup>也不過麻醉自己的心靈，好讓他忍受苦痛的襲擊。

### 3、佛教解除苦痛的方法

佛教的見解：苦痛的根源在無知（無明），在對宇宙人生缺少根本的認識，在不理解相依共存的緣起法則而固執個體獨立的存在。<sup>5</sup>

---

\*釋會常敬編，2010/09/23。

<sup>1</sup> 血流漂杵：1.血流成河，能漂起木杵。形容殺人極多。《書·武成》：“受率其旅若林，會于牧野，罔有敵于我師，前徒倒戈，攻于後以北，血流漂杵。”孔傳：“血流漂杵，甚之言也。”

2.有時亦形容受傷後流血很多。《漢語大詞典（八）》，p.1340)

<sup>2</sup> 滅此朝食：消滅掉敵人再吃早飯。形容鬥志堅決，要立即消滅敵人。語本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：“余姑翦滅此而朝食。”《明史·王直傳》：“期滅此朝食，以雪不共戴天之恥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8)

<sup>3</sup> 塊然：2.木然無知貌。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“於事無與親，彫琢復朴，塊然獨以其形立。”成玄英疏：“塊然，無情之貌也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151)

<sup>4</sup> 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430：「無分別智離去妄心的有分別性，但智的無分別與色性的無分別不同，不然，得此無分別智的聖者，不將要與木石一樣塊然無知了嗎？所以無分別智是要離去色自性的。」

<sup>5</sup> 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198：「真空，要在一切法自性不可得上說：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緣起、四諦、智、得，求自性本不可得，因為法法的自性不可得，所以是空。如蘊等是有自性的，今觀其不可得，反而是錯誤了。因諸法本性是不可得的，不過眾生未能徹悟而已；不可得的，

雖然世間的知識，也有部分類似的思想，但既不懂得徹底的無性（沒有真實不變的自體），自然在緣起變化的背後，潛藏著自我的活動。在個體獨立的倒見控制之下，產生了仇恨敵對的思想，利用一切的知識文化，成為製造苦痛的工具。知識的發達，苦痛的增加，形成了正比例。

## 4、佛法的特色

### 4-1、體悟真理

佛法的特色，從悟解緣起無性（人我、法我）下手。獲得體悟真理的知識，就是般若。

6

### 4-2、解除苦痛

假如通達緣起，就知道假我以一切的存在為根據，就能解除因自我妄執而生起不必要的苦痛，實現苦樂不入於胸次<sup>7</sup>的自在。<sup>8</sup>

### 4-3、促成慈悲共利大樂

同時，在真空智的領導下，發動一切的知識和文化，促成慈悲共利大樂的實現。

## 5、結論

佛是一切智者！也就是常樂的具體表現者！

---

還他個不可得，直顯一切法的本來，所以說：『以無所得故』。一切法本性不可得，眾生以無明而執為實有。如童孩見鬼神塑像，不由地害怕起來，這因為不知假名無實，執有實鬼，聞名執實，這是眾生不得解脫的唯一根源，即是無明，以有所得心求一切法。」

<sup>6</sup> 《般若經講記》p.196：「苦集二諦明有漏的世間因果，滅與道諦明清淨的出世間因果。世出世間都有因有果，所以分為四諦。染淨因果法，一切從眾緣起，緣起無自性，故菩薩修般若時，觀此四諦畢竟空，即不礙四諦的一實諦。」

<sup>7</sup> 胸次：胸間。亦指胸懷。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：“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，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六）》，p.1251）

<sup>8</sup> (1) 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319：「假名的緣起我，不離因緣而存在，所以非自有的；依他因緣而俱起，所以非獨存的；在息息流變中，所以非常住的。通達此緣起假名我，一方面不否定個性與人格，能信解作與受的不斷不常；一方面也不生起錯誤的邪見，走上真常的唯心與唯神。依緣起我而正見性空，即我法二執不生，正見諸法的真相了。」

(2) 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195 - p.196：「人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等苦，雖有時少有所樂，然不究竟，終必是苦。人生是苦，諦實不虛，名苦諦。苦的原因，為無明、愛、見等煩惱，由此為因而引起苦果，名為集諦。從因生果，非不可滅，苦滅即得解脫，是滅諦。欲得苦滅，須依滅苦之道，道即道路方法，由此可以脫苦，如八正道、六波羅蜜多，是道諦。諦是真實不顛倒義，四諦即是四種真理，亦名四種真實。此也不但是苦等事實，在此等事實中，所含正見所見的苦等真理，也稱四聖諦，因為這唯有聖者能真實通達。」

## 〈佛法是救世之仁〉

(《佛在人間》p.204 ~ p.243)

### 1、人間相互引起的憂苦的救濟 (人與人的憂苦)

#### 1-1、佛法宗旨——度一切苦厄<sup>9</sup>

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，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，成佛說法，成立了佛教。佛陀弘揚佛法的目的，也就是我們來信佛學佛的目的。扼要的說，只是爲了人類(眾生)的憂苦困厄。自己要求解脫，是自利；想解救別人，是利他。自利利他的主要意義，正如《心經》所說：「度一切苦厄」；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」。<sup>10</sup>

說到眾生的苦厄，有當前的苦厄，及苦厄的無限延續。從人與人的關係說，不單是現代多憂多苦，過去早就是這樣。人類歷史的延續也好，個人生死的流轉也好，苦厄不只是現在，未來還要苦下去。所以，爲了現在，爲了未來，不能不探求一個解脫苦厄——救世之道。佛法就是救世的方案，問題在人類是否肯來實行。

#### 1-2、世間苦厄的問題所在

茲就人類的世界來說。說起人類的苦惱，形形色式，真是難以計量的。爲什麼如此憂苦？憂苦由何而來？我們必須先研討這個問題，瞭解這一問題，才能從根本上去解決他。憂苦雖然很多，歸納起來，不外二大類：

- 1、因個人、家、國、全世界人類而生起。
- 2、對身心、眾生(人類)、自然而起的苦。

一般來說，人類的憂苦，存在於個人、家庭、國家、國際的關係中；存在於對自然界，對眾生界的關係中。所以世間的醫藥，教育……一切文化施設，對人類憂苦或福樂的關係，異常密切。佛法並沒有輕視這些的重要性，而是說：老、病、死引起的憂苦，雖僅是個人的，卻是最基本的(也可說最原始的)；一切問題，一切苦痛即使

<sup>9</sup>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149：「佛法以解除苦痛爲目的，除苦必須解除苦痛的根源。致苦的原因，自然是很複雜，但主要是原於我們內心的錯誤，及由於內心錯誤而引生行爲的錯誤。人人的內心與行爲不正確，社會意識與發展的傾向，自然也就不能無誤了！由錯誤的行爲影響內心，又由內心的錯誤引導行爲；於是互相影響，起諸惡業，招感苦果，無時或已！因此，釋尊教人從行善止惡的行爲糾正，達到內心的清淨解脫；同時，必須內心清淨而改正了，行爲才能得到完善。就是生死的苦痛，也就可以根本地得到解除了。由此，內心與行爲中，內心是更主要的。人之所以動身、發語，不盡是無意識的，大都從發動的意識——內心上來。」

<sup>10</sup>《佛在人間》p.239：「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上說：『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』。在廣明一切法空後，接著說：『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；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』。又結說：『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』；只是說明了依照見性空的智慧(般若)，得究竟的解脫憂苦。」

解除了，而每個人的老、病、死苦，還是存在的。以佛法的觀點來看，一切憂苦，一切問題，是依人類自己而存在。唯有從自己的理解，自己的改善，自己的解決中，才是根本而徹底的辦法。

### 1-3、問題的分析與推究

一切憂苦，一切問題，依人類——眾生而存在。到底眾生的身心，有什麼問題，而這樣的解決不了？依佛的開示看來，可以歸納為四類：

#### 1-3-1、「欲諍」

「諍」，是不和諧。從內心的猜忌，語言的論諍，到身體行動上的鬥爭，戰爭，都是諍；諍是世間不和樂的別名。為什麼會諍呢？經中告訴我們，「愛欲」是諍的原因。內心有貪愛的煩惱在作祟，所以就不斷起諍，諍就有憂苦。《義品》說：「趣求諸欲人，常起於希望；所欲若不遂，惱壞如箭中。」<sup>11</sup>

#### 1-3-2、「見諍」

諍的另一原因，是「見」。見是意見、見解、主見。但這裡的見，不只是見解，而是「執見」，是以自己不完全正確的見解或理論，執為最正確的，希望別人接受的。人類有了知覺、認識，就會有意見，但都不免含有錯亂謬誤的成分。可是人類不大了解自己，即使感覺到自己並不完全正確，也還是固執己見。由於謬誤的見解，引起鬥諍，招致人世間的苦惱。

#### 1-3-3、「慢」

物質的欲求，是人類生活所必要的；意見也是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。這都不一定是壞事，何以竟成為「諍」，成為苦痛的原因呢？依佛法說，這是受到內心深處，「慢」的影響。「慢」，如仗著自己的權勢、財力、知識、健康等，以為超勝別人，引起「恃我凌他」的優越感。

#### 1-3-4、「癡」

潛在愛、見、慢的底裡，而為庸常心識之特徵的，是「癡」——不明事理的蒙昧錯亂。其中最根本的，是不明無我而起的「我癡」。人人都直覺有我，我是「主宰」的意思。主是一切由自己作主；宰是與自己有關的一切，都要屬於自己，自由的支配一切，是「我」的特性。自我的直感，是「我癡」。與愛、見、慢相關，就成為「我愛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。

### 1-4、佛法救濟世間苦厄的原則

人世間的苦厄眾多，問題在我們自己，雖因人與人的關係不同，而形成不同的問題與苦難，而救濟的方法，歸根結底，還得從我們自己的改善做去。生死輪迴中的凡

<sup>11</sup> 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1〈1 分別界品〉：「《義品》(Arthavargīya)中作如是說：『趣求諸欲人，常起於希望，諸欲若不遂，惱壞如箭中。』」(大正29, 3b25-28)

夫，是無法使煩惱斷盡的，然可以設法減少；能減少煩惱，問題也就容易解決，世間的苦難也就減少了。人類可以和樂相處，大家可以過著和平幸福的生活。世間正常的善行，就是救治世間苦厄的要訣。

#### 1-4-1、以少欲等對治物欲的愛諍：

- (1)「少欲知足」：物質欲求是人生所必要的；在眾生來說，沒有欲是作不到的。然人爲了物欲的無限追求，而引生種種問題，陷於憂愁苦惱之中。
- (2)「正命」：這是佛法「正道」的重要項目。不論出家在家，都必須依此而行。「正命」，即正當的經濟生活。
- (3)「利和」：在佛法中，這本是爲僧團所制定的，有深廣的意義與內容。
- (4)「施與戒」：佛法所說的布施，意義深長，非僅財物的施捨而已，唯一般以財物爲主（布施的最高意義，是爲人而能犧牲自己的一切）。以基本的戒來說，是五戒。

#### 1-4-2、以中道對治偏執的見諍

說到偏執，偏見，可說是人的通病，每就所見的部分，作爲全體；或以自己錯誤的認識，執爲正確。由於種種偏執，自以爲是，形成思想問題；發展擴大，甚至成爲世界和平的莫大威脅。對治偏執，佛陀是一貫採用「緣起」的立場；緣起即「中道」，中道即不落於（兩端的）偏見。

#### 1-4-3、以平等對治慢

人人都有慢心，每直覺得應該超勝別人。慢心如發展過分，就會在物欲上，意見上，要凌駕別人，騎在別人的頭上。佛法以「平等」來對治「慢」病。如大家能確立眾生平等，人類平等的觀念，就能克服慢心，至少也可以減輕慢心了。

#### 1-4-4、以智慧對治愚癡

佛開示我們，對治愚癡，要有正確的知見（智慧）。偏見由愚癡而生，離愚癡就是正見。這裡說的智慧與正見，是人生的智慧；對人生有正確的見解，才能踏上向上向光明的人生正道。在正確的見解中須知道：

- (1)、「有善有惡」：確信我們的身心活動——思想與行爲，有善有惡，有道德的不道德的，這是建立人生正見的基礎。
- (2)、不僅要知善知惡，更要「知因知果」。這是業因感報（果），也即是緣起的道理。善心善行，必定有善果；惡心惡行，也必定有惡報。
- (3)、此外，還應「知凡知聖」：我們都在生死輪迴中，受善惡業力所束縛，或生人天，或墮三惡趣，不得自在。

#### 1-5、人世憂苦有待佛法之救濟

人世間的種種紛亂，種種憂苦，使我們不得安寧，這是世間的現實。生在這個時代的人們，相信都能深深的有著這樣的感覺。佛法的正確性，就是將一切問題，歸結到我們自己。因而，真要拯救世界的擾亂，救濟人類的憂苦，唯有信仰佛法。不過，單是信仰，是不夠的，必須了解佛法，對佛法的精神與義理，用到自己的身心上，用到家庭上，用到社會政治上，用到物資上，知識上，團結上，才能達成這救世的目的。

## 2、身心充滿憂苦的解脫（自身所有的憂苦）

### 2-1、憂苦的辨析

#### 2-1-1、三類七苦：

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；愛別離、怨憎會苦；所求不得苦：這是佛法一向的分類。經上說了這七苦，接著說：「總略言之，五蘊熾盛苦」。五蘊熾盛是總苦，七苦是別苦。如總別合起來說，就是平常所說的八苦。<sup>12</sup>

#### 2-1-2、身苦心苦：

**身苦**，是由生理所引起的苦，雖然身體強弱，抵抗力不等，反應的苦不完全一致，但大致說來，是人人一樣的（都會有苦感的）。如饑渴，創傷，疾病，身苦的感受，大致相同。

**心苦**，或也由物質所引起，但是間接的；或直接由憶前想後等而引起。引起的對象，儘管相同，而感受的苦痛，程度的深淺，因人而異，甚至相反的感到喜樂。

#### 2-1-3、空虛與幻滅的感覺：

文明的進步，物資的豐盛，醫藥的昌明，甚至政治修明，天下和平，而人類的內心深處，所有空虛幻滅的不安，還是解決不了的，也就是不能免於憂苦的。幻滅，從「欲望」的不能實現，不能保持而來。有幻滅感的，內心必定有空虛感。空虛感與幻滅感不同，從欲望的不能滿足，永不滿足而來。有空虛感的，對世間任何事，都不能滿足，只感到無可奈何，一片茫然。久了，覺得什麼也沒有多大意義。

#### 2-1-4、不滿足與不安定：

上來說了這麼多的苦，到底什麼是苦，為什麼會苦呢？可舉兩點來說：

##### 2-1-4-1、欲望的永不滿足

古語說：「欲壑難填」，說明了苦的一面。欲，就是五欲——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

<sup>12</sup> 《佛法概論》p.44：「有情——人生是充滿種種苦迫缺陷的。爲了離苦得樂，發爲種種活動，種種文化，解除他或改善他。苦事很多，佛法把他歸納爲七苦；如從所對的環境說，可以分爲三類：

[別苦]	[總苦]
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——對於身心的苦	} 五蘊熾盛苦
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——對於社會的苦	
所求不得苦——對於自然的苦	

對此五塵境界的希求，是（與愛相應的）欲。

### 2-1-4-2、事物的永不安定

佛說「人生世間是苦」，是有特殊——深一層意義的。我們的心也好，我們觸對的境也好，都是生滅無常，不息變化的。不徹底，不永恆，終於不能免於憂苦。所以從一切的生滅變化中，說「無常故苦」。

## 2-2、解除憂苦的原則

世間是充滿憂苦的；引導眾生離苦得樂，就是佛法的目的。然憂苦又要怎樣去解除呢？先來說解除憂苦的原則：

### 2-2-1、增強適應能力·消除憂苦原因

要解除憂苦，必先找出憂苦的原因。所以佛說四諦法門，知苦以後，就說苦集——引起苦的原因。

### 2-2-2、他力救濟·自力改造

脫離憂苦，世間法與佛法，同樣的有依賴他力及自力更生的二類。他力與自力，在解除憂苦中，都有一番力量，而主要還是自力。如自己不努力，一味企求他力的救濟，是不能達成究竟解除憂苦之目的。

### 2-2-3、相對解除·徹底解決

這就是一般所說的治標與治本。世間的憂苦無量，能多少解除，總是好的。所以佛法中，有徹底解除的方法，而相對的救治，所謂「對治法門」，也說了不少。

### 2-2-4、離身苦·離心苦

在身苦與心苦中，佛法是著重於離心苦的。一般的佛教信徒，求離心苦的少，大多重於希求遠離身苦。我們為什麼會引起「心苦」呢？為什麼別人淡然處之，而自己卻憂愁懊喪不堪呢？那就是貪、瞋、癡、慢——一切煩惱在內心作怪了。煩惱重了，處處罣礙。「顧戀過去，耽著現在，希求未來」，什麼都放不下，怎能不心苦呢？

## 2-3、從正信、正念、正智得解脫

世人都沈淪在生死中，忍受憂苦的煎熬，不能解脫生死。佛要我們採取什麼方法，如何修行，才能解除自己的憂苦？佛法中法門無量，但歸納起來，對於內心憂苦的解脫，不外乎正信、正念、正智。依此三大法門修行，就可以解除憂苦了。

### 2-3-1、正信

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」。學佛的務須正信，正信三寶，正信因果，是學佛必不可少的條件。

### 2-3-2、正念

念，不是口裡稱說，而是心念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施、念戒、念天、念息……，這都是佛法修行的法門。什麼叫念？念是「繫心一境」，使心繫著於境，在一個特定的境相上轉。

### 2-3-3、正智

正信與正念，雖能解除憂苦，還不夠徹底。真能究竟解脫的，是正智——般若。佛法不論大乘與小乘，都是以般若為解除憂苦之根本的。

正信能解除憂苦，力量不夠強。正念力強而不徹底，因為由念得定，定力還是有局限性的，定力一鬆弛，憂苦又來了。所以唯有真理的正智，才能將煩惱徹底掀翻，自心清淨，而生死中的一切憂苦，能得究竟的解脫。

### 2-4、觀一切皆空、度一切苦厄

從解脫憂苦來說，正智——般若是唯一的法門。要得正覺的解脫，要經聞、思、修三慧。以上所說的正信、正念，助成正智。如走路有了眼目，航海有了羅盤，才能圓滿地度脫苦厄，救度生死的苦惱眾生。大乘法就是直從「一切法空，不生不滅」的深智下手的。試作概略的解說：

#### 2-4-1、憂苦隨逐煩惱，煩惱依於惑亂：

世人但感憂苦重重，卻不明憂苦的究從何來。依佛法說，憂苦由煩惱而生，世界問題的不能解決，由於煩惱；個人憂苦（生死輪迴）的不得解脫，也由於煩惱。煩惱又從何而來？煩惱是依惑亂的。煩惱——心的不良心理，他的生起，是依於因緣，對境才能引生的。如瞋心的引發，總是由於對人對事，不能如意，或受欺受辱，才會暴跳如雷。如沒有外緣，瞋心也不會勃發出來的。所以煩惱的生起，與我們所接觸的境界有關。一切法都從因緣生，煩惱也不例外。由於我們不能正確了達而生迷著，煩惱就接踵而來；憂苦又隨逐煩惱而來。如正確的覺悟，不受誑惑，那就煩惱消失，憂苦也就解脫了。

#### 2-4-2、世間知識不離惑亂

學佛的人，都知道修行是以「開悟」為目標的。開悟，就是真正體認到一切法究竟是什麼，或者說真實的體驗了真理。凡夫為什麼不能？我們的目見耳聞，一切知識，學問，都不能使我們洞見真理，為的是世間任何知識，都離不了感官得來的知識基礎；而感官所得來的，都含有一種惑亂性。那惑亂的根源，癥結，到底在那裡？說到惑亂，可分為二類：

- ◎ 世間知識所能覺知——「境亂」，「根亂」，「識亂」
- ◎ 世間知識無法覺知——不能正見一切的真相

#### 2-4-3、通達勝義的方便

佛說世俗的一切是虛妄的，所以稱為虛妄，就在我們的一切認識，都含有惑亂性，與真相不符。佛法所說的「勝義」、「如實」，「勝義」是聖人所體悟的境地。聖者所體悟到的，是什麼就是什麼——諸法本來面目。如其本來面目，毫無歪曲，毫無惑亂，也就不再是虛妄，而稱之為「如實」了。

「依緣起有，解自性空」，這是佛教導我們，通達勝義，遠離虛妄的大方便。佛開



示我們：在我們所了知的一切法，無一非依種種關係（條件、因素）——因緣和合而成立的。依因緣和合而生起的——物理的、生理的、心理的一切現象，決不如我們所執著的那樣。凡從因緣而生起的，必依緣而滅；所以因緣所生法，一定是「無常」的。

#### 2-4-4、憂苦的究竟解脫

要解脫憂苦，了脫生死，在乎覺了認識上的迷妄惑亂。覺了迷妄惑亂的方便，是從一切因緣有中，理解一切法空。一切都如幻如化，世俗上分明如此，而其實並不如此，一切是空無自性的。能觀照一切法自性空，「戲論」<sup>13</sup>就滅了。戲論是一切法實有自性的惑亂相，是迷妄的根元。戲論生，煩惱就生；煩惱生，憂苦也就生起。反之，戲論滅，煩惱就不起；煩惱不起，憂苦也就解脫了。

### 3、結說

眾生在迷妄中，執常執我，受情意所播弄，所以引生內心無限的憂苦。解脫憂苦，根本是智慧，通達緣起性空的智慧。

#### 3-1、「以智化情」

了達緣起的事理真相，不為境相的惑亂所誘惑。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為世間的必然現象，是用不著憂苦的（怕老怕病怕死，才會憂苦不了）。眷屬的聚散，也各有因緣，用不著癡情而自沈苦海。從前佛在世時，有婦人而死了心愛的兒子，於是心情錯亂，到處亂跑，說是要找自己的兒子。後來遇到了佛，聽佛開示，佛法的光明，照破了他的癡情，於是不再哭泣，不再瘋顛了。後來，一個兒子又死了。不久，房屋與財物，又失火焚去了。他並不憂苦，只是處理他應該處理的事。他的丈夫覺得希奇，問起來，知道他受了佛陀的開化，於是也去見佛，聽法。結果，都離俗出家，達到遠離一切憂愁恐怖顛倒，解脫自在。這是「以智化情」的實例，也是沒有憂苦的實例。

#### 3-2、「以智契理」

要以智化情而解脫憂苦，就要「以智契理」而遠離迷妄。緣起性空的真智慧，就是契理化情的要著。從前佛入涅槃，沒有究竟解脫的（雖有智慧，還勝不過情意），都陷於憂苦當中。究竟解脫的聖者——阿羅漢們，只是感到「無常力大」，而心地還是寧靜不動。

#### 3-3、「以智興悲」

能照見一切皆無自性空，也就能了達一切如幻如化。知道幻化的一切，從因緣而有，也就能發無我的同體的悲心。從無我智慧中發起的慈悲，才是大慈悲，也可說是真正

<sup>13</sup>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9：「當知戲論略有三種：謂三種言事\*<sup>1</sup>名為戲論，於四種言說\*<sup>2</sup>有所宣談亦名戲論，能發語言所有尋伺亦名戲論。」（大正30，386c12-15）

\*1：三種言事：一、過去言事。二、未來言事。三現在言事。（大正30，752c6-7）

\*2：四種言說：四種言說：一、見言說。二、聞言說。三、覺言說。四、知言說。（大正30，346c9-10）

的「仁」。大乘佛法，以普利一切眾生為目標，就是從緣起性空中來。

「以智化情」<sup>14</sup>，「以智契理」，「以智興悲」——應用於自己的解脫憂苦，就是「自利」。應用於為人，解除世間的憂苦，就是「利他」。

世間的一切憂苦，問題在我們自己。而自己的問題所在，是煩惱的根元——惑亂戲論。所以，根治世間迷惑，而引導眾生從憂苦中解脫出來，這是佛法的救世觀，也就是佛法的大慈悲。惟願大家在三寶的加被中，遠離苦厄，獲得永恆的平安！

---

<sup>14</sup>《成佛之道》p.132：「所以佛的真解脫道，是遠離那苦行與樂行二邊，而保持那中道的——以智化情的生活。」